

八起真实案件，带你走进犯罪现场。

现场

一线刑警侦查手记

馒头老妖——著

晚罪犯一步到达现场，早一步找到证据和真相。

现场

一线刑警侦查手记

馒头老妖——著

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现场 / 馒头老妖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7

ISBN 978-7-5594-0741-2

I. ①现… II. ①馒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49621号

书 名 现 场

作 者 馒头老妖

策 划 出 品 九志天达

责 任 编 辑 姚 丽

策 划 编 辑 徐 珊

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 版 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240千字

印 张 8

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594-0741-2

定 价 35.00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自序

当上一本小说《线——那些尸体告诉我们的》完稿时，我就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，并且很乐观地认为，它应该在短时间内就能出版上市。然而，我低估了工作和家庭的挑战，实际上前前后后花了两年多的时间，它方才从我的思考变成了你手中的书卷。

和上一本书相比，我自己的感觉，这本书中的案件多了一些刑事侦查之外的思考，那就是复杂的人性。对于司法机关而言，往往只需要对事实进行判断，按照法律进行相应的处理；而小说作者倒有些特权，可以从人性的角度剖析案件的前因后果。这并不是说，有了说得通的动机，凶手就可以被法律所宽恕；相反，这种分析，是为了发现作恶者心底的苦毒与邪恶，让读者对他们有足够的提防，哪怕是在看似非常安全的时候和地方。

同样，在这本书里，也多了一些对执法者的内心白描。和普通人一样，他们也会有脾气、有情绪，有恐惧和动摇，有无奈和愤懑，甚至会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。和普通人不一样的是，他们知道，自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，必须克制住个人的情绪乃至本能，去

守护那些美好和安宁。所谓英雄，并非从未想过放弃，而是一次次地选择了坚持本心。

当然，除了坚守和敬业，刑警还需要敏锐的眼睛和聪明的头脑。这本书里的案件，不少是有现实中的原型的，这些案件的开端或许都很不起眼，线索杂乱无章，看似毫无逻辑。而刑警的工作，就是在这种混乱之中找到异常之处，把这一个个细微的异常之处搓成逻辑的线索，编织起缉拿凶犯的法网，让公平、正义的阳光照遍生活的每个角落。

在这本书里，还能处处看到法证科学的身影。正如法证科学的先锋埃蒙德·罗卡所说的那样，“物证不会说谎”，有了法证科学的帮助，刑警就能发现那些最不起眼的蛛丝马迹，从它们开始还原出案情的真相，就像巫师透过水晶球占卜那样神奇——不同的是，法医学和法证科学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。有了它们的帮助，刑事侦查就如虎添翼，让狡猾的嫌疑人无所遁形，难以抵赖。

在这本书里，还会讲到我认为刑警最可贵的两项品质：对法律的忠诚，对生命的敬畏。前者，让他们勇敢无畏；后者，让他们坚韧不拔。尽管这个世界并不总是美好和光明的，但至少有他们在努力击退黑暗与丑恶的蔓延，把黑暗挡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。

目 录

引 子	001
一、我是凶手	003
二、高跟鞋的秘密	029
三、被害妄想症	051
四、寻人启事	085
五、蓝 VS 绿	125
六、啊！踩空了……	157
七、你好，快递	193
八、嘘！	215

引子

我叫叶峰，是金宁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刑警大队的中队长。我还有一个外号，叫“小叶”。我今年三十六岁，大学本科毕业，学的是公安专业。我从警已经十五年了，对刑警工作充满了热爱。我热爱这份职业，热爱这个职业给我带来的成就感和自豪感。我热爱这座城市，热爱这座城市带给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。我热爱我的家人，热爱我的妻子和孩子。我热爱我的工作，热爱我的同事们。我热爱我的生活，热爱我的每一天。

作为江海省的省会，金宁市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、人口众多的城市，既有现代化的生活，又保留了许多文明的沉淀——“七朝古都”的名号，可不是说着玩的。

而在这样一片安居乐业、奋发进取的沃土之中，也隐藏着一些心怀不轨的人，在光照不到的角落里为非作歹，给善良的人们带来不幸。作为城市的守护者之一，将他们绳之以法，就是我的天职。

对了，介绍下我自己。我是一名刑警，二级警司警衔，在金宁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刑警大队担任中队长，大家都叫我小叶。这个聪明的女警叫作小汤，是队里的心理分析师、谈判专家、妇女和儿童询问专家兼一中队办公室清洁卫生监督员。而这个是我的师兄小

王警官，负责痕迹鉴定，我们在现场发现的可疑的东西，都会交给他仔细分析；他也是我们中队的技术民警，时不时能搞出些黑科技来，成了破案中的天降奇兵。这位是刘予宁法医，顾名思义，主要职责就是……对尸体进行检查。

这边看来，这位，是我、小汤和小王师兄共同的师父：钟楼刑侦大副大队长陈警官，二级警督，早年间破过不少大案、要案，不过现在已经退居二线，负责指导我们。因为师父爱拿馒头当晚饭，所以好多兄弟私下都叫他“老馒”呢。

在接下来的故事里，我会带着大家，一起重温那些我们破获过的案件，有些案子，回想起来还真是蛮后怕的呢……其实，我们不过是人民警察中的一分子而已，头顶警徽，守护着这美丽的城市，安宁的生活。

嗯，我们的故事，这就开始咯。

我是凶手

一、我是凶手



在上一个案子结束后，金宁市钟楼区太平了很长一段时间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又一个奇怪的案件送到了我们刑大。

这个案件并不算重大，是一名中年男子，被人杀害于自己的房子里，凶手随后逃离。平时这个案件甚至都到不了分局级别，只是因为当时金宁市即将召开一个世界华人大会，对于治安问题抓得很紧，恰好那段时间又没什么恶性案件，这个案子才升格由钟楼区刑警大接手了。

案发地点，是在钟楼区四条巷一处小楼的2层。房子都是八十年代建的，也没有像样的小区物管，所以我们并没有获得当晚小区内的监控录像。尽管楼梯口装有安全门，但据看门的老伯说，很多居民为了图省事，都会把门用砖头挡住，所以安全门形同虚设。

跟着护现场的民警打过招呼，我们走进了中心现场。受害人的遗体仰面，斜躺在卧室的床上，衣着基本完整，双手手腕处都有一道明显的伤口。他身下的床铺上和地板上全都是已经凝固的血迹，老刘法医判断，是因为失血性休克而引起的死亡，死亡时间在12个小时左右，也就是昨晚11点钟左右遇害的。

今天早晨，他的一个朋友过来找他，发现门虚掩着，叫门没人

回应。推门走进来一看，就是眼前这般情景，吓得那个朋友立刻报警。社区民警到达之后，确认他早已死亡，并很快判断出这是谋杀而非自杀，就迅速上报了指挥中心。

“师兄，”小汤走过来，“跟社区民警确认过了，死者名叫王殿生，现年42岁，离异，子女不在身边，独自居住。好像没有正经职业。”

“看样子，还不是穷得揭不开锅……”我在房间里大概看了下，“这房子是他的还是租的？”

“他父亲留下来的，”小汤看了看手头的户籍资料，“社区民警说，他比较游手好闲，没有犯罪记录，但鸡飞狗跳的事情没少做，也是派出所调解室的常客。”

“嗯……”我想了下，“社会关系很复杂，估计是惹到了哪个狠角色，就给做了？”

“小叶，有点奇怪哦。”刘法医示意我过去，指着遗体的手腕，“这两刀割得很深，皮瓣绽开，深及桡骨，而且没有试切创？”

“看来他杀没跑”，我看了一眼地下的血迹，“从姿势来看，似乎是躺在这里被割开手腕的，但刀具却找不到，应该是被凶手带走了。”

“嗯，定他杀没问题，”老刘摇摇头，“我说的意思是，他怎么会这么听话，乖乖躺在那儿，等着自己的血液流干？”

“是有点奇怪……”小汤也看了看，“刘老师我记得你说过，其实割腕自杀很不容易成功的，这个人倒是成了。”

“嗯，主要是失血之后，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启动，血压下降、血管断口收缩，减少了出血量。”老刘翻了翻死者的伤口，“可能是因为伤口割得很深吧。凶手一定下了很大的决心，而且对于人体解剖非常熟悉，左右手腕都是一刀伤及动脉血管。”

“嗯，先拍照固定现场，回去再慢慢看吧。”我看了下墙角，招呼小汤过来，“这里有几个血迹点，应该是人血，先拍照，我再来喷鲁米诺。”

喷过鲁米诺，多波段光源一照，墙壁上的血迹就非常清楚了，是大量的喷溅状血迹，散布在离死者手腕近一米的墙壁底部。

“从墙和尸体的位置来看，你觉得现场是怎么样的？”我顺手考了下小汤，这是师父的叮嘱，遇到案件多锻炼，让她能够尽快成为一个全能型的刑警。

“好像……”小汤皱起了眉头，“从高度看，应该是死者躺在床上，右手血管被割破的一瞬间，大量血液喷溅出来，有些就溅到了墙壁上？”

“对。”刘法医点点头，“然后呢？”

“这个高度……和地上的血迹联系起来，说明死者在血管被割破以后，基本没有挪动过位置，直至死亡。”小汤说道。

“嗯，靠谱。”我说道，“还能看出来什么？”

“这边，”小汤指着墙上发着蓝光的血迹，“不知道为什么，血迹的边缘很整齐，像是一条线……右边就没这么整齐。好像是什么东西，挡在死者前面？”

“很好，”我欣慰地笑了，“再有几起案子，你就是个合格的侦查员了。”

“呸呸，”小汤赶忙摇头，“再不要死人了才好，我一点都不喜欢看这种现场，太吓人了！”

在现场勘验完毕之后，王殿生的遗体被送到菊花岗殡仪馆，尸体解剖随即展开。

刘法医在现场的推断没错，致命伤的确是两边手腕上的刀伤，而且很准确地避开了桡骨的保护，一刀命中，可以看出凶手对于人体解剖学相当了解。而比较特殊的是，细心的老刘还发现，死者的后颈上有两个不易察觉的焦痕，似乎是电流灼伤的。

“也就是说，他生前曾被人用电击过，一下就失去了反抗能力。”老刘指着圆形的焦痕小点说，“从间距看，似乎是个挺小巧的电击器。”

“这种玩意儿，女士防狼器？”我看了一眼，“按说国内不许销售的啊。”

“还用说，网上买的呗。”小汤撇撇嘴，“眼看现在都十点了，又要走回家，我都想买一个防身了。”

“你是警察啊！”我忍不住笑了，但很快又有点感慨，作为警察特别是女警察，承受的艰辛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。“这样，待会我送你回去。”

“别，”小汤摆摆手，“被人家拍下来，说你公车私用发到网

上，你就惨了。”

“呃……”我想了想，“把警车开回分局，算是正常公务吧？总不能把车扔在殡仪馆咯。然后我打车送你回家。”

“嗯！”小汤使劲点头，“正好我妈也一直说，叫你去玩呢。”

“咳、咳。”老刘咳嗽了下，“我这还没结束呢，要不你们先走？”

然而，真正给我们带来惊喜的并非尸检，而是随后出来的法化验结果：死者的血液中含有大剂量的巴夫龙。

“巴夫龙，学名叫做泮库溴铵，是一种非去极化类肌松药物，”小王师兄拿着报告给我们解释，“主要作用于N2受体，起效快，持续时间短……”

“呃，我们都不是学医出身的啊！”我无奈地望着他，“直接说结论吧，这个东西干吗用的，什么地方能搞到？”

“好吧，简单地说，做手术时，全身麻醉剂可以把你麻翻，不省人事，”小王师兄撇撇嘴，“但你的胳膊啦腹肌啦都还是僵硬着的，不好下刀啊。所以呢，医生就给你注射这种药物，让你全身的肌肉松弛下来，便于操作。基本上稍微大一点的手术都可能用到。”

“松弛下来？”小汤露出了难得一见的惊恐，“你不会是说，这个人当时躺在那儿动不了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腕被割开，血喷出来？”

“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小王师兄平静地点点头，“从剂量

看，这个死者血液内的巴夫龙比手术常规的要大一些，大概足以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，神志清醒但完全动弹不得，连翻个身都做不到。这么长的时间，足以让血流干了。”

“我补充一句，”刘法医插话说，“泮库溴铵还有增加心搏输出、提高血压的作用。也就是说，心脏每次泵出来的血液量比正常的更多、劲头更足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人的血液流得那么畅快，喷得到处都是。”

“我的天啊。”小汤说道。

“是太奇怪了……”我的脑子里也嗡了一声，“这么奇怪的手法，凶手似乎预谋得很仔细，一定要致这个王某于死地，不留任何余地。”

“而且最后那么惊恐，那么绝望。”小王师兄叹了口气，“这是有多大仇啊！”

从现场勘验的情况来看，凶手并没有留下指纹、足迹一类的线索，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。然而，一个刑侦圈子里的公理认为，手段越是复杂的犯罪，就会留下越多的破绽。在这个案件里，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凶手的身份是医护人员。因为能懂得巴夫龙的作用并能搞到这种药物，又能准确无误地割破其动脉，满地鲜血处理起来有条不紊，毫不慌乱的，除了医护人员还能是谁？

顺着这个思路，我们全面排查了王殿生的社会关系，但基本上一无所获：他的亲戚、熟人之中，并没有从事医护工作的人；查他

两年来进派出所调解的记录，似乎也和医护人员没什么交集。尽管我们查到此人还有冶游史和赌博的恶习，但摸排下来也没有找到与之有关的医护人员。

于是，苦于全无抓手，加上紧接着忙于华人大会的安保工作，此案就被暂时搁置下来，金宁的秋天也悄悄来临了。

这一天的上午，我刚到办公室，一边听着小汤纠结于“拍照是去金师大还是金宁大学钟楼校区？哪边的落叶更好看？”，一边打开了内网上的重大案情通报，突然间，一条通报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注意力：

“案发时间：10月13日清晨。案发地点：绵阳市高游县××路××小区×室。死者黄润，男性，32岁，高游本地人，无业。案情简述：死者的邻居发现隔壁有异味，报警后打开门，发现黄润躺在卫生间地板上，已经死亡5日以上，确定是他杀。死亡原因是双手动脉被割开，大出血导致休克。已经开展工作，尚未确定嫌疑人。嫌疑人指纹样本：无。嫌疑人DNA样本：无。足印和其他痕迹：无。”

我毫不犹豫地抓起电话，请战勤值班室帮我转接到绵阳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。尽管绵阳市属于兄弟省份，离金宁市有上百公里，但此案中奇怪的作案手法，与半年前的王殿生案如出一辙，不是同一个人所为的概率堪比买彩票中奖；而且王殿生案媒体报道很少，诸多作案细节更是被我们严加保密，所以也不可能模仿犯罪了。

搭上关系后，我和小汤、小王师兄一起赶到了邻近的绵阳市，

没想到还碰到了我们的老熟人：秦法医。

“老秦啊，居然是你负责这个案子。”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没在省厅待着，又下来督导了？”

“嗯，运气好啊！”老秦苦笑着摇摇头。

“好啦，言归正传，”老秦打开了桌面的一个文件夹，“这里头就是现场的勘验照片，你们慢慢看吧。”

“秦老师，之前金宁那个案件的资料在这里，”小汤掏出了U盘递给老秦，“我们觉得两个案件有太多相似之处了，陈队长的建议是串并案侦查。”

“嗯，我也看过你们的案情通报了，”老秦点点头，“昨晚毒化做出来的结果，和金宁的案件一样：死者被人注射了大剂量的巴夫龙。”

“那基本上就坐实是同一个人了。”我点点头。

“不过，有一点可能不太一样，”老秦打开了一张质谱图，“我们怀疑，这个死者还被人注射了肝素钠。”

“肝素钠？”我脑子里转了下，“好像……美国有个杀手护士，就是给患者注射肝素钠，让患者出血不止的？”

“没错，就是这个。”老秦指着质谱图上的数字，“尽管含量很低，但这个特征峰还是让我们觉得足以判定了。肝素钠，会暂时性地破坏人体的凝血功能，阻碍血栓形成，让出血很难停止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双保险……”小汤有些迟疑了，“巴夫龙，是让受害人完全失去自救能力，肝素钠是确保他尽快把血流干？”